

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跋

歸安楊鳳苞秋室著

其一

南疆逸史吾鄉溫孝廉睿臨譔蓋述明季福唐桂三藩之遺事終以魯藩附之紀略四列傳五十二計五十六卷首列自敘及凡例二十則簡而有法是非未大悖於春秋之義世稱信史不特網羅散佚備勝國之舊聞已也然微嫌其失之太簡要必為之注以補其闕遺若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而後文獻足徵焉考其例中曠引書目四十餘種亦稱賅備第以予所知三朝之野史出於是編采擇之外尚多其兼紀三藩事者則有吳藩昌三朝大事記沈東生三朝宰輔年表封爵

<p>年表韓昌基日辰月虧錄潘居貞鞠稱小史<small>是言及前年</small></p>	<p>體自甲申至辛丑止凡兩入刪往見之另氏沈北地先生時</p>	<p>被鄭淵錄云予求鞠稱日記一覽而不可得聞其記諸革時</p>	<p>之事不建及庚子辛丑數年中皆錄上諸大案歷和錄故者</p>	<p>某殘明紀事明末紀事明季南略南北實鈔楊陸榮三藩紀</p>	<p>事明末其紀北都國變兼及南都事者則有沈國元甲申大</p>	<p>事紀錢穀甲申傳信錄釋法遜甲申核真錄李延足崇禎甲</p>	<p>申錄碧水翁甲乙編年錄徐肇台甲乙記政錄東村老人明</p>	<p>季甲乙事略李遜之三朝野記王世德崇禎遺錄某崇禎紀</p>	<p>略崇禎紀事國變紀實<small>原名北都紀略後續其專紀福藩事</small></p>	<p>者則有顧紳中興頌治中興記錄朱鑑等中興肇記何光顯</p>	<p>中興全盛錄馮夢龍中興從信錄永<small>歷</small>史臣聖安實錄<small>董文希</small></p>
--	--------------------------------	--------------------------------	--------------------------------	--------------------------------	--------------------------------	--------------------------------	--------------------------------	--------------------------------	---	--------------------------------	---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諸子云實錄十二卷皆從羊城故家見之總是當年遺呈原本  
前有教訓旨一通表一通總我纂修時偶忘借鈔文今下世已  
卷首數人所見書目中是時偶遺書零落可歎也 吳應箕

留都見聞錄顧炎武南都時黃宗義冰存錄夏完淳續幸存

錄史元舊京遺事某南渡錄與李靖所著同名南都大略南都雜著

南都槍見錄其兼紀唐桂兩藩事者則有周齊曾閩粵春秋

吳晉錫孤臣泣血錄吳系蹈東小史朱繼升三閩四廣三朝

史館分纂紀傳稿本天末山樵南樵外紀其專紀唐藩事者

則有徐肇台續丙紀政錄褚廷琯閩史李令哲福京大事略

吳門嘯客鎮海春秋某閩海紀略陳容思者中興錄錄錄錄

錄一大名又其專紀桂藩事者則有馮魁永歷編年此初本

見聞隨筆釋明心永歷紀年胡欽華永歷本末滄洲漁隱天

漢上安隆逸史郭良史滇黔近事載有子辛壬錄某永厯紀  
 事粵遊紀聞野筆其專紀一人一事及合紀殉難事者則有  
 朱子素西紀事將東先生識小錄王幾信書某揚州十日  
 記沈彥章四鎮始末顧岑三大忠行實一贈太師文忠清公  
 王公一贈中興某江左二臣傳二公黃沈料三吳義旅記施世傑  
 西戎雜記孫烈士傳姜廷梧守湘紀聞載東吳行間紀略熊  
 緯幸賴行程日記曾琬賴川守禦日志金王及正事跡宋之  
 盛江難述嚴煒蜀滇構廷事抗廷事李晉王事述一名晉事  
 彭遵泗蜀碧釋今種演卯軍中別集李廷是南吳舊話錄史  
 惇慟餘雜記八十朽人遺事瑣談某生還紀事或云薛天漢  
 譜是編自稱名曰李清諸忠紀略高承埏自靖錄承埏所輯  
 與不著姓氏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宋 勅節錄 正統成之 陳濟生忠節錄戴笠殉國彙編則一名  
止其子古紀續成之 紀骨香集 死節者著舊集 後死者發潛錄趙庚殉節諸臣傳  
徐興本朝生氣錄今種四朝成仁錄黃容忠烈編鄭亦鄰明  
季遂志錄趙哲士三續表忠記葛世振昭忠錄任暉表忠紀  
錄略某國殤紀略丹忠錄南忠紀實明末忠節列傳其專紀  
魯藩事者則有周齊曾魯春秋韋全社魯監國宰臣卿寺年  
表潘居貞甬東餘氣錄張煌言北征紀略徐方烈浙東紀略  
閩及中海島閩歷於類今魯史余增遠魯歷總百一十餘種  
合原采書目凡百六十餘家又諸明史定本及諸通紀編年  
約有百餘家以暨故老遺民之奏疏文集私乘家牒稗官小  
說又不下二百家而山經地志之書不在是數及今羣籍具

存取而甄綜攷其同異刪其紕繆拾其佚遺補其缺略以分  
注於紀傳之下俾亡王播遷之慘外無漏跡而後世有國者  
覽之亦足以為殷鑒矣吾宗拙園精熟故明史事向予假是  
書爰跋此以貽之冀其博采掌故銳意編摩汗青有日子雖  
樛昧猶能預於校讎之役拙園勉旃昭陽赤舊若修病之  
月小玲瓏山樵鳳苞書

附錄逸史凡例一則

野史中有兼紀三朝事者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  
聞是也有紀國變及南渡事者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  
事案許重熙甲乙彙略李清三垣筆記是也有專紀宏光  
事者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義宏光實略李清南渡略是

也有兼紀隆永兩朝事者黃宗義行朝略錄錢秉鑑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劉湘客行在陽秋是也有專紀隆武事者閩人思文大紀是也有專紀永<sub>國</sub>事者沈佳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劉湘客楊在泰母達象郡紀事馮魁劫灰錄某南粵新書粵事紀略鄧凱滇緬紀聞滇緬日記是也有專紀一人一事者應廷吉青燐屑史德威維楊殉節始末袁繼成靖江紀事某北使記康范生虔事始末某贛州乙丙紀略某江人事記徐世溥江變紀略章曠楚事紀略沈荀蔚蜀難敘略楊在朱容藩亂蜀始末武岡播遷始末孫可望費王始末犯闕始末安隆紀事鄧凱遺忠錄求野錄是也有專紀魯監國事者黃宗義魯紀年四明山寨



記舟山興廢記日本乞師記馮京第浮海記鮑澤甲子紀  
略陳容思閩海見聞紀略阮疇生海上見聞錄是也共四  
十餘種其間紀載有詳略年月有先後是非有異同毀譽  
有彼此迺取萬子季野明末諸傳及徐閩學明季忠烈紀  
實合而訂之正其紕繆刪其繁蕪補其所闕損其未備以  
成是編其他未見之書尚俟再考然大略具是矣

案贛州乙丙紀略雲水易學寶譚黃宗義宏光寶錄一名  
宏光寶錄鈔又名宏光紀年行朝錄本隆武紀年永曆紀  
年二書而合僅者舟山興廢記一名舟山紀聞閩人思文  
大紀一名三山野錄

又案結埼序外集題天南逸史云是書殆瞿留守族人所

為故多稱先太師又間稱稼軒而述留守之言稱之為弟  
又言在留守幕府為之理錢局事則亦嘗仕於桂矣而予  
考庚寅桂林百官簿無其人也其日稱是年圖入蜀不果  
又往來恭城頗與永國公曹志建善且自言乙酉幾死於  
詹世勲則是預於太湖集師之役者也嶺表紀年曰己丑  
守輔瞿式邦同族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也明年題授行  
人則是書殆即其所作其所志留守身後事有御史姚  
端有楊藝有楊羨淳屠清凝今明史但有楊藝耳可采以  
補其闕予謂謝山以為瞿某所誤近是哂園誤為以瞿昌  
文紕繆殊甚書中述留守言稱為弟豈不知昌文乃稼軒  
孫非稼軒弟乎昌文自有粵中紀事及粵行記方簡討密

之題其後云我讀粵行記長歌三四闕此事入青史金石  
可以鑒中興賴留守功高齊業薛浮海來公孫公孫洵人  
傑自從撫粵軍邦家悲机捏卷地騰風波陵谷變凹凸五  
載田園傾支措餘穹室省親代父母望雲眼可扶伶仃一  
書生艱難愁蹶躑孤身萬餘里出門何其決戊子臘月朔  
從此負羈絏適有文華具舟相提挈吹簫算資斧囊不滿  
三鈞南屏叩老僧傾囊倒行襪蒿垣銳脫綠林天台遭雨  
雪兩足凍入髓五更猶懔冽東黑衝毒霧夜飯裹麥糲十  
日見甌域旅舍相逢督同盟秋趙屋先已過東浙接得高  
堂信回顧心悅悅劉君歸取資拾薪爨自熬且復畏關津  
縮首苦日賜喜遇新安商吻沫扶孤子因入沙堤關里巷

儼中櫛使附安海艘火島望中殘曉霧指高州音塵海外  
外截石井復開帆黑洋風颭颭波濤撼天地喧呓心膽裂  
悲歡驚蛟龍泪影歎魚鼈河北真望洋海賦信硤泐幼安  
能從容恭祖免蹉跎仗庇東北風正袂執漂瀛得泊吳川  
港陸程有前轍五日至蒼梧翹首鶴鳴埗覓船叩郡守探  
札白藩某訖言桂林省峰燧正侵軼趙子請先行郡齋息  
疲忝翼日繡衣請藍縷差吶吶始睹王父書綢繆桑土徽  
整衣催櫓楫水漲溢隄埒一夜三十丈閨市湮襟楔突擁  
控弦兵洶湧如草竊蛇豕蕩神州荼毒存餘孽避敵向封  
川徒步猛趨蹶小道通臨賀茆檐伴棲堞荒村久畏兵柴  
荆半局鑷盛暑喘炎日雨汙雜流歎乃抵昭江郡重趺力

已竭桂林間孫來倚門望目眈大母更焦愁病中數驚瞞  
豈謂在大壩遂此先永訣聞言仰天號奔馳探前訣既至  
拜王父齊哀而麻經干涕復萬語左右助嗚咽援筆敘其  
事中間甚曲折我歎公孫來春秋大書揭此事敬昌又以  
戊子臘月自吳赴粵己丑徂暑始抵桂林與嶺表紀年所  
云己丑瞿共美到粵亦海上來書年相合共美瞿純仁元  
初子也見東澗元初墓志銘中謂其取友曰瞿汝說星卿  
所由留守稱之為弟耳明天南逸史出自共美所纂夫復  
何疑

又案謝山題嶺表紀年云是書未知出何人之手似有憾  
於稼軒與別山者其謂稼軒僕周又顧成之橫至比之江

陵之游七嶺外大臣惟於元暉魯可藻不為之屈餘雖別  
山不能免周文死顧成官至錦衣僉事後為稼軒孫昌文  
縊殺之於桂林稼軒不應至此別山亦不應至此又言別  
山為與元暉爭為督師激怒稼軒收回成命果爾別山非  
貞士也又言稼軒亦標榜五虎不免勲鎮習氣疑出自愛  
憎之口明季野史家極難信以二公之大節可保其無此  
然士大夫亦不可不以此為戒也再題云魯尚書可藻在  
桂王蓋章曠之亞而出堵胤錫之上事去潔身不辱亦難  
能也明史不為立國傳乃闕事嶺表紀年載其於己丑冬  
疏請召錄諸賢時則楊廷樞已殉節贈侍讀而召張自烈  
為檢討且以沈壽民劉城康范生為給事中杜如蘭金光

多為禮兵二部郎張之升金光更為行人當此恩惠而以  
搜羅遺逸為事亦見有明三百年養士善政不替也明史  
楊廷樞傳亦史載紀年厯詎稼軒則作者必與稼軒不相  
能可知哂國園以為魯可藻所迂非也考可藻與稼軒悉  
心協力共守桂林焦璉歎為文官如此我能減此朝食者  
也可藻自署總制兩廣銜稼軒曰方今武臣多自署督鎮  
妄自尊大貽笑遠人君奈何亦效此果欲兼撫蓋令子代  
君請乎可藻遜謝之即此二事可知可藻斷不毀稼軒紀  
年之書必不出自可藻手也決矣稼軒手評金道隱嶺海  
焚餘擊節歎賞及五虎之貶也七疏申救又具密摺封進  
呈王太后其袒護至矣然不必為稼軒諱也謝山於明

末諸王事如數家珍而獨於稼軒之比五虎猶未之或知  
也何與甚矣旌史之難也哂園譏可藻傳載其建議勸學  
又請卹周鑑雷煥祚鄭元勳諸人獨不及召錄諸賢一疏  
亦其疎也因錄謝山跋語以補之著雍孰辟病月辛卯



其二

注史之法以劉昭裴松之二家為極軌

國朝徐氏炯之五代史記注屬民鶚之遺史拾遺抗氏世駿之北齊書疏證金史補闕皆仿而為之者抗氏又有陳壽三國志補注增益松之所未備而徐氏補三臣傳於死事似更為劉裴二家通其例矣溫孝廉逸史一編予病其太簡因屬吾宗拙園討論羣書旁參互審草創具注而覆閱體例更嫌其有未善者后妃皇子不立專傳附於紀略之末前史例有之因時制宜可也而列傳不分立儒林孝友文苑隱逸獨行方技等目則曰人數無多未由分晰僅以隱逸一傳概之愚竊以為不然夫鼎革之際士人出處之節固尚論者之所先

然不有不專以隱逸一節標著者乎則列傳不可以不分立  
 宜從其重者而特書之也當此之時儒林大有其人矣若孫  
 奇逢夏峯張履祥楊國顧炎武亭林黃宗義黎州諸公是也  
 不分立惡乎可原編缺二人孝友亦大有其人矣若嚴書開三  
 求姜廷梧桐音黃向堅端木劉龍光蔘蕭諸公是也不分立  
 惡乎可人美原編缺三文苑亦大有其人也矣若王猷定于一魏  
 禧叔子韓洽君望董說若雨諸君是也不分立惡乎可王董三  
 編缺又若王鴻羽楊大器曾堯昶李潛蛟魏允禧楊宗羅牧  
 楊藝程觀生廬之頤李無垢諸人入之附傳則不詳廁之遺  
 民亦不類則不分傳獨行方伎又惡乎可魏楊原編缺二至  
 於列女之傳史家例不得闕於時慷慨而死者有左蘿石之

母徐錢田間之妻方從容而死者有朱若與之妻趙顧亭林之母王寔然為中惴首其他難以揆指數矣搜采雖貞此傳之不可不補也志以鋪政體表以譜年爵於時可攷其詳實者為厯為兵為食貨志分而三為宰輔為七卿為封爵為職方表分而四此志表之不可不補也餘如傳則四夷外國志則禮樂刑法表則公主宗藩之類均不可補何也疆陽餘閭遷徙流離國偏而祚短聲教不聞遠託經制無暇修明百年以後載筆者又何從撫實乎噫略則注之明白頭記之序也闕則補之品酌事理之條也若斯之科萬代一準然作者業肇始而未備述者或續末而不終任情而失正予滋懼焉如謂以騰褒貶故相繩墨則吾豈敢病月既望

其三

案是編體例之未善其小焉者也譌事而弗該何以傳信來  
茲則又不可以不辨劉黃諸殉節傳敘列公侯迎降者二十  
人而懷遠侯常延齡與焉是誣也乃其失之大者攷延齡字  
喬石號蒼谷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一世孫云十四世孫考伉爽有大志  
既襲封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遇事敢言崇禎中嘗條陳時  
政疏十二上帝深嘉數時姜埰熊開元以劾周延儒下獄抗  
章請釋二臣又致書於延儒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  
朝論建之福藩建國復劾馬阮亂政之罪不報即挂冠去云  
去於蒼谷乙酉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季女種菜於桂林  
金陵湖墅偕隱食貧處之晏如死無以為殮友人白大生胡

星卿醪金贈賻乃克葬乾隆初載裔孫執桓乞詩於諸名士  
競賦開平王孫種菜歌以美之厲徵君鶚所云可憫一畝鋤  
姦疏却裏長街賣菜錢是也夫喬石之志操當與徐逸度劉  
雪舫合傳而乃等於崩角稽首之流紀載之失實莫此為甚  
嗚呼滄海爪疇故侯飄泊相逢寶玦流涕誰憐其不至道困  
苦而乞為奴者幾希而哀節不渝如徐常數君子實史冊所  
罕見鍾阜泰壇亦為生色逸度即世所稱遂初老人者仁和  
吳處士穎芳嘗為撰傳其略曰老人李氏南名字曰逸度遂  
初其號也家金陵

國初來杭隱於東郭之艮山賣藥自給卒年八十有五始老  
人晦跡匿名棄家遠避為挾崑山李氏子同竄以伯季呼故

姓李來南故名南然作真姓名疾革時子嘉錫跪請宗姓所  
自及名字瞋目叱之終不言故其子孫惜不知自何氏也老  
人不與世接往來遺民佚老徐堅石施蕙農數人而已穎芳  
得見金翁厚餘徐堅石弟子也聞之于師云老人是徐中山  
後人先人復系于外家呂氏官韶州司馬遶國難間闕至此  
詩歌抑塞磊落可嗟可泣多不存其存者楚歸吟一卷村居  
漫興一卷前後梅花二百詠遠度事他無所見徵處士謨傳  
亦將泯沒矣雪舫名文熙即所謂新樂小侯者附見魏氏禧  
王氏源兩家新樂侯傳中因喬石之誣牽連而及欲使誤事  
者知攷核之不可以已也雖然考廉雅具史才頗能裁斷其  
誣喬石也良由惑于野史傳聞之謠未暇薈蕞而質實爾論

者慎勿以一事之失而概疑之也余月癸亥朔

林評事荔堂時曜西氣錄專紀四明殉節之士故又名甬

東正氣錄蓋與徐監紀霜華風垣高員外隱學字泰共為

之荔堂別有甲申己後丹史見金氏結埼集中又載吳少

保繼雅陸崇梓山叢說文史全氏先生在翁山先生在洲生疏業序云聞

國之時諸公之作亦不可同余以宋之史料者部候甚修此勝

無日誤僅二十冊每冊約百餘編出金處士秋江口者後

亦有多編傳雖黃未史不先文史大半可作番監國實錄除

亦從七編君子之指南錄臨海編也情乎黃金二先生均

錄全微君北空台梓里諸忠傳略無名氏海上遂志錄

使臣碧血錄南都雜志宸園疑跡諸書王文簡池北偶談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戴宏光大事記

一作宏光

是皆殘明之史料也錄以補前後

兩跋之闕

錢東鐙田間詩集湖塹種菜歌

金陵城東湖塹村中有隱者開平孫通侯甲第今已矣  
意氣豪華無復存開平去今凡幾代五王之後惟君在往昔  
爭言故侯瓜如今獨數湖塹菜問誰種菜滿畦新一家生  
計只三人終歲把鋤菜畦裏婦能炊飯兒負薪為君婦亦  
太辛苦嬌貴當年誰比數翟珈賜出小侯妻珠翠裏成上  
公女都人猶記嫁時裝如雲妾腰爛生光臺前照鏡輪梳  
髻架上薰水派管香一朝散去竟何有相對惟餘雙白首  
早從府內厭笙歌還向村中操井臼村中井臼倚柴扉賣



菜選愁終歲飢長夜不肯然薪坐十指侵寒綻故衣東川  
子孫公主裔妻孥行深心常愧聞說君婦盡傷情無心更  
擬求奴婢

胡星卿茅屋歌

白鷺洲接大江濱牧馬兒來動成羣先生避世何處去合  
家住近公主墳茅屋三間倚墳脚門戶欹斜草繩縛籬外  
時聞樵婦喧樹下每有漁船泊先生田無一石祖餬口只  
賴青囊書春深婦子競鋤菜水落弟兄公養魚可憐茅屋  
多年破五柳陰中留客坐風雨淹旬不出門先生高卧舉  
家餓先生本是公主孫當年駙馬最承恩馴象門西起府  
第至今墓址宛然存府墓荒去墳園冷細雨寒花空滿嶺

洗菜猶傳金水橋。灌畦爭汲琉璃井。東川戰功晚始酬。射  
馬還家少主優。晴難師來家已破。子孫旋失東川侯。奪爵  
猶如主國號。上書乞恩無不報。下降開在高帝年間安。尚  
睹英宗詔詔書。累朝墨有光。龍箋寶篆枕中藏。主家法物  
一朝盡撲素。惟留射馬牀。射馬之牀。撲如此。想見國初俗  
不侈。當時賜出椒房宮。如今鎖在茅屋裏。茅屋相看幾度  
春。終年抱膝不知貧。叩門半是先朝爵。失路時憐帝室親。  
先朝帝室復誰在。茅屋棲遲人弗怪。君不見開平王孫懷  
速侯。妻子負薪身種菜。

厲鶚樊榭山房續集開平王孫種菜歌

并序

常延齡字喬若號蒼谷開平王遇春十二世孫襲封懷遠

侯官南京錦衣衛指揮使有賢行曾疏劾馬阮鼎革後與夫人徐氏中山上公之愛女種菜於金陵湖墅喬孫執桓乞詩

高皇初定江南日采石磯頭功第一橫行十萬常將軍帶礪河山永無失滄桑抱節有賢孫鍾阜秋青入淚痕飄零大樹不復見憔悴故侯安足論中山同志深閨婦曲折天吳移舊壘誰知偕隱灌園人俱為異姓分茅後幾稜荒畦非賜田晚菰早韭資寒泉可憐一紙鋤耒疏却裏長街賣菜錢歸來偃仰棲衡宇猶勝貂蟬與卑伍鳳臺園裏鬼迷花雞鳴廟前狐嘯雨漫向金陵弔夕曛百年寂寂但孤墳籬邊尚發東風菜一仕空原野火焚

其四

明末南都之亡亡於左良玉之內犯福京之亡亡於鄭芝龍  
之通款滇中之亡亡於孫可望之迎降之三人者南疆興亡  
之一大關鍵也均宜置諸叛臣之列逸史則以芝龍冠鄭成  
功傳首以可望附李定國傳中當矣而獨不為良玉立傳何  
也莊烈愍皇帝君臨天下十七年而內閣宰輔至五十人才  
諸漢武五十四年間為相者十三人殆不啻十倍過之焉國  
變之後在朝在野存者十有九人南北死難者三范景文傳  
冠蔣德璟  
為賊擄掠死者四陳演魏藻德  
方岳貢邱瑜入仕 本朝者二謝陞李起  
建泰  
兵保鄉邦者一王應詐降者一方逢仕閩粵者三黃景昉何  
喬瑞  
俊而家居終老者五錢龍錫吳桂  
運錢士升范復粹五人中機山之殁在

王師未下金陵時猶是趙家土也無愧完人若興化之自  
命則曰遠追微箕狂遊之跡終矢冀謝卧病之心懷守歲寒  
歸親君父又曰以谿堂為大窖膽薪為禮雪冠履為漢節其  
志行雖未必盡然然視香山順德迴不侔矣逸史則錄何黃  
而遺錢吳何也史閣部之開府揚州也禮賢館之士有桐城  
蔣臣一個長興李令哲霜同歸德侯方巖叔岱烏程韓輝祖  
茂貽若而人瞿留守之駐桂林何督師之駐長沙兩公幕下  
有吉州施明名偉長益陽郭良史野臣長洲史記言伯顧錢  
塘潘問奇雲客臨山倪國錦玉成若而人或綜核軍儲或經  
營戰守或畫控荆襄扼鞏洛之謀或建收山東取河南之策  
或捍禦圍城共保巖疆者四載或監制降將議分雄鎮者十

十三既而天命已移人謀斯濟三公則殺身以成仁諸君亦  
潛蹤沙社誓操谷音甯有殊於西臺慟哭之謝參軍北向生  
祭之王上舍哉而逸史概未撰著於編則又何也佐督師之  
經略南楚者章堵二公而外長沙陶汝鼎仲調宿松張鳳翥  
咸赤吳江吳晉錫茲受其亞也崎嶇衡永轉戰湖湘揮回日  
之戈拔衝星之劍師中盡瘁與南北兩院略同而逸史則并  
其姓氏而輟之則又何也甲乙之際大河以北建義旗者雲  
集響臻長山則劉孔和掖縣則趙哲文文登則滿之章難澤  
則殷淵上谷則周永憲海州則謝陞沛縣則閻爾梅是皆臨  
江節士扶風豪士一流人事未可以成敗論者君子取其志  
焉可爾而逸史僅於凌軻傳附見陞名於義士傳述孔和事

餘更無片語齒及之抑又何也他若志殉節漏去洪復府祖烈蔣都督若來敘降臣竄入顧鎮遠鳴郊唐左都世濟記義兵則不數周耀始等錄宗潢則不及朱誼斗輩以至蘇門三賢海虞三義而冷五君中吳四文學四明六狂生之類兢兢在人耳目者遺脫尚多又何論行遊之臣蹈海之士之失編者不可枚數乎夫三藩之載紀煩繁就予所見者而論無踰是書之詳具而猶有遺憾若此甚矣史才之難也南豐曾氏之言曰史不得其人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將闡而不彰鬱而不發而擗朽菟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非所謂黑白不當律呂失次者邪故予跋是書不憚再三甘冒辭費之譏者要皆以曾氏斯論為準則誠以作史之程必欲垂萬

世之法戒不得執一己之是非也况乎明之南疆國統數更  
史氏救逸不及今論次後數十百年文獻無徵使操筆削之  
權者將何所取信邪發潛誅姦補苴罅漏是所望於吾黨之  
君子昭陽乾月之晦



其五

三藩之野記余嫌逸史採掇未備既一一據其目屏入第一  
跋中年來流覽羣書核諸見聞所及又以知前跋之挂漏猶  
多也今續為臚列以補之曰三朝備考部曰三朝詔令曰三  
藩總記元曰三藩遺事吳曰三王紀載此曰野史亭臚錄  
組應曰明末閩錄胡虞曰明季閩歷唐元曰殘明冊府拾遺  
桂邦曰殘明書報曰樵史無名此皆合紀三藩者也曰光武  
紀年吳曰乙丙時事明曰南福兩京實錄李曰餘燼前錄公  
此皆兼紀福唐二藩者也曰中興金鑑張應曰中興時政鏡  
鏡金曰白雲述張虎曰山陽錄陳貞慧蓋用漢蘇事曰聖安書  
法戴曰聖安北狩事跡無名此皆專紀福藩者也曰閩粵外

史記曰關廣遺聞 <small>沈應</small> 曰隆永編年 <small>王</small> 曰隆永兩朝統紀 <small>鄭</small>	元曰隆永兩朝奏議略 <small>氏</small> 此皆兼紀唐桂二藩者也曰浙	關交愆事略曰江東爭詔錄 <small>名</small> 此皆兼紀唐魯二藩者也	曰關小史 <small>沈應</small> 曰思文紀略 <small>戴</small> 曰福京遺事 <small>沈應</small> 曰紹宗實	錄 <small>永</small> 臣曰唐王始末 <small>氏</small> 此皆專紀唐藩者也曰粵滇小史	沈應曰粵滇播遷錄 <small>元</small> 曰滇黔逸事 <small>人</small> 曰滇南外史 <small>明</small>	無名氏曰黔史 <small>氏</small> 曰餘燼復錄 <small>呼某</small> 曰行在陽秋 <small>戴</small> 曰殘	明紀事 <small>序</small> 與第一 <small>一作大明</small> 紀事 <small>前有桐山</small> 此皆專紀桂	藩者也曰海外慟哭記 <small>黃宋</small> 義一曰蠶菴遺史 <small>林</small> 曰魯春	秋 <small>戴</small> 與同名曰雪交亭錄 <small>高</small> 字曰井中錄 <small>李</small> 文曰聞變錄	朱金曰江東閭位記 <small>沈</small> 自曰滄田錄 <small>金</small> 祖曰舟山紀略 <small>氏</small>	芝
---	---	---	--	--	---	---	---	--	---	--	---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此皆專紀雲藩者也曰福王謚法攷周朱曰甲乙義師始末

詳雲曰蜀亂紀略費經曰贛州失事曰紹武爭立曰沙定洲

紀亂曰賜姓始末俱黃曰南楚撫賊記李夏曰楚事略郭曰

粵中紀事文豐曰東甯紀年忱陳曰東甯紀年續錢元曰翁洲

寓公詩小傳望全曰揚州殉節紀略氏無名此皆專紀一人一

事者也曰忠孝見聞錄曰甲子紀略俱清曰丙丁雜志侯

曰思舊錄曰三閩志略阮重曰碩果錄沈蘭曰正氣錄凡二

錄山祥人曰乙丙日記武業曰碩果錄沈蘭曰正氣錄凡二

時理一曰破夢閒談沈奇曰忠烈傳陳序云案華奔走海內

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死忠烈傳六士得四十

成姓上之史館獨師也是傳忠烈五十之一耳曰明遺

惟存姓名錄五卷蓋曰錄也

民所知傳 <small>邵</small> 曰金陵小史曰殷禎錄曰大事紀曰山中見	聞錄曰北樓日記曰野老漫錄曰夢華潭客談曰乙丙識小	錄曰龍溪紀年曰劫末記曰偷生私記曰虛爐雜言曰菜圃	舊話曰蕉園錄餘曰舊京紀聞 <small>十五種俱無名氏</small> 此皆雜記時事或	專錄殉難或兼及逸民者也曰平寇志 <small>孫</small> 曰冠事編年 <small>戴</small>	曰甲申雜記 <small>無名氏</small> 曰崇禎五十輔臣傳 <small>曹</small> 曰崇禎四十九閣	臣傳 <small>吳世</small> 曰崇禎閣臣行略 <small>陳</small> 此皆牽連而及三藩者也曰	宏光大統歷元曰東武四先歷曰永歷大統歷書曰魯監國	大統歷此皆歷志之所取材者也曰南京檮紳錄凡三 <small>光</small>	<small>二秋冬乙酉一春</small> 曰福京檮紳錄 <small>便一各名行在檮紳凡二隆武乙酉一</small>	曰行在檮紳錄凡三十有五 <small>永歷丁亥二秋春夏戊子四乙</small>
---	-------------------------	-------------------------	---	---	--	---	-------------------------	--	--	---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缺春冬壬辰四癸巳四甲午四乙未四丙申四  
二缺夏冬丁酉一缺春夏冬戊戌二缺秋冬曰監國播紳錄  
凡一十有六己丑一缺夏秋庚寅一夏辛卯三缺戊子四此皆年  
來之取材兼足以攷是時諸臣之歷官者也夫壞牆之難廢  
閭之儲藏函之書轉藏之籍當代豈得盡見不特其書并其  
目亦有不克知之者余前後跋所列諸書借人閱市僅十之  
五大半雜出於傳記與儲藏家著錄中倘異日發名山之藏  
得見所未見之書之目則于注逸史者之編摩甚大竄區區  
補余之闕遺也乎梅家罕闕閱月二十五日丁未

其六

故明勲臣六王之裔世襲公侯咸與國相終始迨其亡也殉  
難者止黔甯沐氏一家耳可謂不負世臣矣若中山徐允爵  
宏爵開平常應峻岐陽李祖述甯河鄧文郁東甌湯國祚之  
徒當豫王之下金陵也爭先迎降雖曰識天命之有在抑何  
棄故國若敝屣邪夫以盟白馬誓丹書之世胄三百年來長  
保分玉之封永絕酎金之罰一旦辱王銜墜右族投戈龍種  
無歸蟲沙頓化豈不哀哉而况陪京賜葬密邇孝陵劍舄衣  
冠月游如昨彼允爵輩履寢園之霜露懷草昧之風雲曾不  
聞激發孤憤而低首下心苟且偷活真覲然人面者也後之  
振旅金山望陵遙拜而三軍皆慟哭者獨何人哉吾知明祖

在天之靈與五王者必痛心感額不願有是臣不願有是孫也然而五王之後莫謂竟無人也余嘗來章常延齡徐南矣近復搜攷遺文更得徐宏基仁壽李昇李錫詐錫貢鄧文昌湯南金常元亮數人皆不愧故家喬木者也宏基崇禎中襲封魏國公甲申之變南都諸臣迎立福王定議于其家明年金陵失守宏基率妻子避跡吳江之趙田袁進士世奇家貌魁岸鬚長過腹骨節珊珊然日與村童牧豎徜徉阡陌以為樂世奇迂生不識時務每以匡復相勸且稱其位隆望重舉事必成宏基心動遂樹幟招兵而糧不繼乃建助餉之策勸諭村莊富戶時有陸醇儒者家富而豪其弟某同客過鄰村宏基遣人要致之坐廳事抑之拜跪諭以助餉堅不從宏基拘

之暗室中困苦之客脫歸報醇儒醇儒恨甚懸重賞集兵應  
者屬至會吳淞總兵黃蜚敗死其部將田勝嘉收集散亡排  
徊湖泖間醇儒以重幣乞兵于田得三百人以來遂乘夜發  
先令健僕登袁屋入囚室掖其弟出乃帥兵進攻盡拘徐袁  
家屬殺而投之湖并湖郡紳士避跡于袁者悉被難宏基持  
予出投分湖葉氏葉氏懼禍縛而致之陸陸擒之柳樹令軍  
士集烏槍擊斃之其子年十五方被圍時登屋發三矢殪三  
人已而被執亦叢射而死田陸籍袁家資裝兩巨艦以去沈  
吳江縣志云明史徐達傳宏基卒謚莊武子文爵嗣又南都  
播鍾錄甲中狀宏基守備南京乙酉春無其名疑大事史所  
云非宏基事按世傑而茂韓允羊元銘三藩總記陸宏基詳  
甲乙義師始末並載此事茂云宏基在南都時與馬阮作逆  
休子文爵嗣公等云永明王賜謚為福藩也又按吳偉業據  
此則誤以為卒并誤永明王賜謚為福藩也又按吳偉業據



冠紀 卷末 刻 錄 度 洲 沈 卷 中 云 宏 基 宏  
九 元 年 春 平 寇 章 武 此 明 史 所 本 也 宏 基 有 從 子 曰 仁 爵

從 魯 王 于 台 州 王 監 國 紹 興 以 功 封 定 南 伯 江 上 師 潰 虜 王  
入 海 丙 申 倚 張 名 振 攻 崇 明 戰 于 海 島 敗 績 與 劉 永 錫 同 日  
死 永 錫 世 稱 郝 離 公 子 文 成 十 五 世 孫 孔 昭 子 也 死 時 年 十  
七 昇 字 東 君 岐 陽 王 十 七 世 孫 短 小 精 悍 善 騎 射 喜 吟 詩 官  
某 軍 都 督 同 知 年 才 十 四 甲 申 春 闕 賊 逼 畿 輔 南 京 兵 部 尚  
書 史 可 法 移 檄 諸 鎮 勸 王 昇 請 于 可 法 曰 君 父 之 難 臣 子 恨  
不 能 奮 飛 赴 救 昇 願 為 前 軍 疾 馳 抗 賊 鋒 得 五 百 人 足 矣 可  
法 壯 其 言 以 童 子 也 未 之 許 翼 日 大 閱 軍 營 昇 彎 強 弩 發 九  
矢 皆 中 的 可 法 益 壯 之 會 援 師 未 集 而 北 都 陷 禍 落 立 誠 意  
伯 孔 昭 與 馬 阮 毗 倚 殘 害 甚 類 昇 積 憤 一 日 遇 孔 昭 于 道 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手唾墨孔昭大恨上章勅罷之昇乃往參可法軍事以勞瘁  
得嘔血疾歸養於家明年南都下亡走天台為僧丙戌浙東  
又下痛哭發狂而卒嘗賦詩云徒聞絳妃離泚水旋見青衣  
出洛陽又天下猶懸唐日月海中莫恃漢金湯蓋傷福藩北  
去監國入海也錫祚亦岐陽王裔與弟錫貢並以武勇聞庚  
寅偕詣魯王于舟山王命佐阮進守螺頭門大兵三路下  
滄州進遇之橫水洋以火球撻適敵舟反風轉擊進西面創  
甚錫祚趨救亦被創同赴水死舟山城破錫貢帥兵巷戰馬  
蹶被獲斬于四明文昌字汝言文郁弟也南渡時任後軍右  
都督左兵東下馬士英盡撤防河諸軍以禦文昌詣中書堂  
爭之反覆陳利害大計士英語屈厲聲曰公勲臣無預國家

大事文昌歎息而出遂棄官隱于鐵山之天開巖留都既亡  
聞唐王立於閩航海赴閩王嘉之命襲封定遠侯加中府屢  
疏請王出關恢復王優旨答之扼于鄭氏不能用也未幾王  
幸建甯文昌與大學士曾櫻留守福京 大兵入景甯關櫻  
出走依鄭成功于廈門文昌慷慨絕吭死時年十九妻徐即  
宏基女少文昌二歲先仰藥卒時將死謂文昌曰君毋自辱  
妾請先於地下待君閩人哀之合葬于城北芙蓉山南金字  
廷獻允勳九世孫于甯河王為十三世也崇禎末官南京指  
揮使折節讀書假中山王徐氏西園居焉招邀名流為吟社  
有承平王孫之風福王監國或以將才薦南金見馬阮亂政  
知江南必不守堅辭歸隱于都梁國變後不與世接力耕自

瞻與常元亮為詩友元亮字亦陶開平王後也大雪中元亮  
往訪之草履三楮穿漏淅雪南金危坐一角不滲處哦詩自  
如兩人清談竟日燃糠煨芋各食一甌而別戊戌永明王遜  
入緬甸南金聞之絕粒卒後數年元亮以鄭成功己亥長江  
之役無功而還將赴東甯說成功復舉訣妻子誓墳墓微行  
至浙右臨澱乍二海口覓渡不得轉至甬東復不得渡憤絕  
遂蹈海死嗚呼世熟之家與國存亡誼無更事他姓宏基諸  
君皆能致命遂志不忝前人為五王一洒其辱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昔人謂褚彥回曰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則凡甘為臣  
僕者尚少知愧哉噫旃蒙單閼月己卯

其七

自古宮臺之肅雖未有過於勝國者也嬌媛之殉烈亦未有過於勝國者也三代尚矣秦漢而還卽耶鼓瑟則嬌嬪祈年太液吹笙則蹋歌溫室南風嬖于小吏獻容辱于葦庭楊花入闌之謠醜鄰鳴刺桑條回波之樂蒙視龍萊齊魏周中宮重婚醜姑安齊肅貴主三嫁騫于金輪叢應聚之惡玉環纒魚網之差斯皆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者也迨夫大水造邦頗脩宮教然而納祀像之俘嬪幸提鞮之降后適情任欲輕禮弛防蓋亦損機君德焉卒也二聖低首於青城三宮屈心於紫蓋而帝姬御妾半入金源掖庭霞帔孟嬋盡歸薛禪惟聞天道好還豈不信哉明之有天下三百年列辟鮮專房之

溺後宮無預政之嫌御已有度險謁不行若萬貴妃劉夫人  
鄭貴妃李選侍之流雖寵冠當時而權無私授以方聞興女  
戎不大相什伯也乎然則一朝之家法嚴矣二祖之貽謀遠  
矣故甲申三月之變孝哀孝烈二皇后與妃侍十數宮女二  
百餘人同殉國難嗚呼鐵騎攻都紹璫揖盜帝后相持倉皇  
引決血湔金妃屍積瑤池流觀往籍紀亡國者無聞焉爾其  
後諸藩僭號南疆流離瑣尾而官府之中整鑿婦制則前倣  
猶未沫也及際太后北去渡淮水太后同開奮躍墜急湍死  
是年唐王立於閩未及莽王幸汀州曾后從王將巡贛命后  
先發甫出城西門遇王師猝至后急投水死先是杭州既  
降之明年江上師潰魯王欲奔台州趣元妃張氏偕行妃再

拜辭曰勿以妾故為王累碎瓷槩自剄死監國紀年云王命

元妃張氏與世子由定海而出總兵張國柱劫宮降于

大清紀碑瓷槩自剄死或傳世子為義士中親藩快以去其

知所終又云或傳此死而者為宮槩今魯史江東閭位此舟山

年海上見聞紀與此同而當春秋今魯史江東閭位此舟山

紀畧諸書香作此辭王監國復冊立陳氏為妃復五年舟山

而死當得其貴從之

城破妃亦赴宮井死者十三人陳氏監國紀年作陳氏謂即

交事錄作陳氏又後十一年永明王被難于崑崙明馬太

后與王后自滇入燕行過黃茅驛兩后推軫相望噤不得語

同時扼吭死又攷偕諸妃同殉者計其麗雖未及北都之夥

顧于哀烈二后有光焉始永明王之受制于孫可望也寄坐

安隆名擁虛位實類幽囚六年十一月有枚殺坤甯宮常在

郭良璞一事常在宮女官近其階上下大安隆行宮局隘奄

寺宮人分班宿衛餘盡寓居於外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飲也年十九蘭嬰捷敏雅擅三絕能擊劍走馬在安隆與巴東王妃善可望私人張應科一日窺見良璞心好焉乃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甚締于王王亦雁就應科王妃亦出見呼妃曰嫂又甚致尊禮因得通于良璞久之事覺王命杖良璞死并殺內監李定國賜已東王與妃悉自裁王畏可望特下璽書一通與言應科事可望第令杖應科于朝門之外當是時黃屋飄蕭翠華零落濮鉛劍荔之間木欄竹棧則王后之華闕矣土鏗蘆簾則次舍之采飾矣蒟醬藤酒則天廚之玉食矣桂布賓幃則尚方之宸服矣螢花狔鳥則上林之春色矣露犬紋牛則法乘之鈞駟矣棹槍架弩則大駕之鹵



簿矣播越之慘已如此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禁  
中惟簿脩衽席辨始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疑于燕歸龍帳  
之春犬吠羊車之影也哉逸史惟詳曾后餘並沒而不書何  
以昭信史若諸妃者皆當大書于紀略中否則別立后妃傳  
以章之而附書良璞之事垂為炯鑑焉亦庶乎其可也端蒙  
夏安室病之月壬子朔五日丙辰

其八

嗚呼迂闊庸鄙之儒可與謀國是也與哉其才似宏而蘊其  
識似卓而陋其量似涵而隘其學似正而曲其守似謹而放  
率堅僻之性肆殘忍之心挾驕矜之氣騁拘執之論遇事而  
發不曰證史鑑則曰援經義不曰式古訓則曰法祖制是故  
明君為之眩瞶其是非智士莫能洞燭其謫詭若斯人者幸  
而當昇平之世置散投閒奉禮脩職焉可也即有建白尚無  
大害爾不幸而值世運屯否國勢傾危復使之策高足據要  
津不審經權不規時勢無因之強聒自謂敢言有意之譁張  
輒矜盡瘁則其禍中于人國有不可收拾者若桂藩諸臣之  
阻孫可望之封王是已當永曆三年可望之內附請封以楊

文烈說之而來也舉朝言本朝無異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創之者金堡也主之者嚴起恒也助之者文安之也善乎文烈之言曰國危矣不以虛名招徠之而自樹敵乎且彼固巨盜也嚮者毒痛海內宗社為墟今一旦向義豈朝廷威德所能制乎蓋列聖神靈陰啟之也若因其來明示以異等之恩彼必踴躍聽命度幾收用于萬一奈何聽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計夫法有因革勢有變易今土宇非昔百務墮壞區區議封猶必執法耶及宗室朱議震勸堡把持誤國文烈又曰噫朱君誤矣給事爭之朝廷予之使滇歸恩主上而憚中國之有人懷德畏威不兩得乎文烈斯言真通達國體者也惜乎諸人袞如充耳皆莫之省僅議封景國公

賜名朝宗而堵允錫胡執恭皆矯詔封為平遼王封為秦王  
可望意在必得秦封明年封可望冀王復不受而使賀九儀  
等統兵入衛賊殺起恒及楊鼎和劉堯珍吳霖張再述諸人  
皆不予秦封者于是始真封可望為秦王又明年王躋安隆  
美歲造開銷銀米冊報可望大書皇帝一員月支若干皇后  
一口月支若干虎落蛇鄉苟延殘喘得非議封之堅執有以  
致與不然如文烈言彼雖盜未必不受命感恩克終臣節何  
至萌莽卓之志放催汜之謀哉且諸人獨不聞唐德宗幸梁  
州陸宣公之請撫李楚琳乎楚琳已殺張鑑叛附朱泚及奉  
天圓鮮遣使入貢德宗不得已除鳳翔節度使而心惡之羣  
臣又言若不提防恐生窺伺由是楚琳使者數輩至留之不

遣宣公上狀略曰乘輿未復大慈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  
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為賊所扼僅  
通王命惟在褒斜北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復絕倘或楚琳  
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  
矣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  
通歸塗將濟大業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  
絮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馴擾惟在所馭朝稱允悖夕謂忠  
純始為寇仇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  
遂封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新祛  
之怨以免于難此桓文所以宏伯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  
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慎勿納豎儒小忠

以虧撓興復大計德宗覽狀釋然悟善待使者優詔存慰之  
卒底中興故史言德宗克平寇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  
亦資文德腹心之助可望之事與趙琳約略相類諸人何無  
見及此與故德宗之臣有一宣公其人者則足以匡復社稷  
桂藩之臣無一宣公其人者則不足以偏據滇黔夫非桂藩  
之才智不若德宗也逸史論曰小人之敗國人知之庸臣之  
敗國則雖賢智不能救以其託詞似正而貽患於後也噫盡  
之矣雖然起恆安之諸人不足責吾復不能不致歎于瞿文  
忠留守也病月被還後十日甲子

其九

宋家極重史職故一代之事首尾精賅足以傳信而眉山李文簡公續資治通鑑長編猶以日厯有舛漏仿溫公攷異之例參取家牒墓版野乘方書辨析周詳定其真妄并研李氏纂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紀高廟一朝之事與長編相續附以攷辨體例略同復別撰萬聞證誤若干卷駁正北宋私史之譌聞及南宋則補要錄所遺此皆作史之良法也明代蕉園之革率多曲筆而裨官者流又屬郢書燕說都無足徵是以東澗老人力田生有太祖實錄辨證國史攷異之作下逮三藩僭號半壁荒朝史職盡廢載紀雖繁傳聞滋謬又有率臆憑胸者以好惡為增損事跡真贋相參是非混淆莫辨益不

可究詰矣其甚者如偽先帝偽太子偽定王偽永王偽永福  
 王之父恭王偽故妃童氏偽太后偽齊王偽潞王之弟郡公  
 偽皇姑盡真偽也而猶多異論及謂福王亦偽乃出東林復  
 社諸人愛憎之口全氏祖望題定園說跡云福王亦偽則見  
所如錄尤詳則益奇矣堂堂留都見林太常墨卷集中較之  
賢林立其間而使卜者王即筆踐天子位馬直非佳事按全  
氏領信福王為偽子父諸野紀王曾不偽謂一古以折之曰  
馬士英快奔之太偽后國偽也南都奉迎之太后亦偽即直有  
奇子而不覺察其偽者蓋阮大誠致書致東林度注諸君子  
衡後諸君子追憶其事并恨王之任大誠也遠害汙穢之  
已後當斷曰是非明之更加以荒淫不道抵斥紛紛藉李映  
宗室也甚疾之之詞爾  
 碧南渡錄暨東澗讀梅村豔詩書復後一年雞人諸詩雪其  
 冤若史忠正公之殉節揚州也或誣云公路白驃去如姚平  
 仲故事或誣云縋城走自沈于江或云城破拘之三日不降



乃殺此逆史氏亦非事實得楊遇蕃安珠護史德威之所述而

復知公之授命即于城破之日矣後王源自書史闕郎先生于

京師為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行城教諭晉縣事

流冠破行城為賊死遇蕃妻賊刃氏採之死而後起史公編

安慶上其父死節事于其妻得遇蕃送床下楊州也時公自

訓未慶珠亂兵捕至而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下楊州也時公自

運蕃被擒神命擒至而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下楊州也時公自

運蕃亦勦其忍死殺百姓之遇蕃曰是也夫一大帥勦之降公大馬

節我今日一死外達恤其公叱曰若父一大帥勦之降公大馬

身首迎其刃一死外達恤其公叱曰若父一大帥勦之降公大馬

造視其骸不可得又曰四明萬斯同曰吳光齋吳人蘇州然某

年流寓其古塔後得歸其守明萬斯同曰吳光齋吳人蘇州然某

之見軍王見史闕郎死初城破我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象快

之果然乃知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不第第明忠臣為不知何狀及

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第第明忠臣為不知何狀及

南疆遺史

卷二

德王親督勦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史

德王親督勦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史

德王親督勦卒疾攻城西北角城且陷公知事已去乃與史

仍命德威如刃德威不忍同  
至小東門獲中蕭死公問前  
曰史可法在北家驚愕執赴  
生曰忠義既成今為我收拾  
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作  
顧連死從先帝于地下德威  
田見公與王結詞色益厲王  
公厲聲曰城亡與亡即碎尸  
靈不可從殘逆慨然授命德  
嗣公真賢得實王命釋之以  
回揚入城尋公屍時是熱方  
公祀笏楊忠英子揚州城北  
其餘難以枚舉特舉華華大  
一是法司馬二李氏踵錢潘  
之例當亦溫氏之諍臣也強  
梧大芒落限月十日

東澗讀梅村讎詩書後箋

南渡錄逸史已采附聖安紀略中舊箋東澗詩附錄于此

讀梅村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序云余觀楊孟載論李義山無題詩以為音調清婉雖極其穠麗皆託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風人之旨若韓致光遺唐末造流離閩越縱浪香奩蓋亦起興比物申寫託寄非猶夫小夫浪子沈湎流連之云也頃讀梅村宮詹豔體詩見其聲律妍秀風懷悱惻於歌禾賦麥之時為題柳看桃之作旁皇吟賞竊有義山致光之遺恨焉雨窗無俚援筆屬和秋葦寒蟬吟噪啁哳詎堪與間闕上下之音希風說響乎河上之歌聽者將同病相憐抑或以為同牀各夢而粲然一笑也時歲在庚寅元冥之小月二十有五曰箋曰梅村集中豔詩皆庚寅以後之作悉有本事可攷亦無故國之感東澗所讀

之詩已佚矣其云同林各夢東澗感陪京梅村思北都與  
第一章云上林珠樹集啼鳥阿閣斜陽下碧梧博局不成  
輸白帝聘錢無藉蕢黃姑投壺玉女知天笑竊藥姮娥為  
月孤悽斷禁垣芳草地滴殘清淚到靡蕪箋曰此章指禍  
王采選淑女事按史甲申八月庚寅命選淑女十月丙寅  
命杭州選淑女乙酉二月甲寅朔命嘉興紹興選淑女四  
月丁卯選淑女於元暉殿先於二月乙丑命蘇州織造造  
大婚冠服未至婚期而南都下王北去矣此詩所以作也  
上林珠樹鸞鳳所棲今乃集啼鳥矣喻小人之當國猶喬  
頊所云翩彼飛鷁集於泮林也蓋謂馬阮輩阿閣碧梧宜  
如卷阿所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者方是聖朝氣象今乃

斜陽下之喻國之將亡當時陪京岌岌之勢一言寫盡博局不成謂通問使被羈和議已廢而安能通本朝之南下王於此當嘗膽卧薪徐圖恢復而惟以中宮未正急於采選不亦僨乎然王雖偏安南服猶奉正朔故曰無藉賁聘錢也玉女謂中山上公之女備中宮之選者故云投壺知天笑也姮娥謂王故妃童氏南來王以為假下錦衣衛獄故云竊藥為月孤也曾未幾時而王遜大平矣禁垣之地鞠為茂草彼故人新人靡蕪之詠可不作也祇令亡國遺臣對之而隕涕耳箋又曰來元成南行載筆云據邸報欽天監奏奉旨淑女六人在于十月初十日午時送進選擇還宜博訪細選以光大典司禮監奏奉旨淑女一特乏

人在於杭州等處選擇前旨所云六女者嬪御之類後二  
旨則淑女也而江浙之地騷然矣南京選定七十人內擇  
一阮淑女士浙江所選五人內擇一王淑女士又輦下一周淑  
女士其父寅緣自獻亦擇取之三宮已定六禮未成於西華  
門外設厰供奉懸綵於門每日女奴演習綵輿於路禮官  
方擇日大婚而鞀鼓動地驚破霓裳羽衣矣初十日傳旨  
三淑女放歸母家梅村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云玉京  
與我南京中遇家近大功坊底路小院青樓大道邊對門  
恰是中山住中山有女嬌無雙清眸皓齒垂明璫曾因內  
宴值歌舞坐中驚見塗鴉黃問年十六尚未嫁知音識曲  
彈清商歸來女伴洗紅妝枉將絕伎矜平康如此才足當

侯王萬事名皇在南渡大家幾日能柱梧詔書忽下選蛾  
眉細馬輕車不知數中山好女光棄回一時粉黛無人顧  
豔色知為天下傳高門愁被旁人妬盡道當前黃屋尊誰  
知早被紅顏誤南內方看起桂宮北兵早已臨瓜步聞道  
君王走玉驄犢車不用聘昭容幸遲身入陳宮裏恰早名  
填代籍中依稀記得祁與阮同時亦中三宮選可憐俱未  
識君王軍府鈔名被驅遣漫詠臨春瓊樹篇玉顏零落委  
花鈿當時錯怨韓擒虎張孔承恩已十年但教一日見天  
子玉兒甘為東昏死羊車望幸阿誰知青塚淒涼竟如此  
又過錦陀林玉京道人墓詩序云玉京忽至取所攜琴為  
生一鼓再行泣然曰吾在秦淮見中山故第有女絕世名

在南內選擇中未入宮而亂作軍府以一鞭驅之去吾儕  
淪落分也又復誰怨乎坐客皆為流涕按此與南行載筆  
所記大異惟所云阮淑女同爾部意玉女正指中山上公  
之女他常女子不敢當此故箋據梅村詩也第二章云靈  
璫森沈宮扇迴屬車轆轤殷輕雷江長海闊欺魚素地老  
天荒信鴟媒袖上唾看成紺碧懷中泣忍化瓊瑰可憐銀  
燭風前淚留取胡僧認劫灰箋曰此章指福王如北京也  
靈璫森沈言君既出亡皇居帝闕闕其無人平時扇影開  
闔得瞻龍顏者今安在哉惟聞殷雷之響起疑象君王之  
車音爾原所以致此禍者由於和議不成如通問副使陳  
洪範輸款本朝復縱南歸所謂欺魚素也江長海濶則



曩陳自生亦由於宵小煬蔽如馬阮表裏作姦而王偏任  
之所謂信鳩媒也地老天荒則悔恨何極又田雄之扶王  
降也劉良佐劉澤清爭以為功無異趙家姊妹之爭寵故  
以唾袖為比乙酉九月王北去明年五月與潞王等皆被  
害故以聲伯瓊瑰之占為比言欲歸不得也嗟乎故宮燭  
淚已付劫灰誰復問胡僧辨之乎第三章云摘鼓吹簫罷  
後庭書帷別殿冷流螢宮衣蛺蝶晨風舉畫帳梅花夜月  
停銜壁金缸憐綺旆翻階紅藥笑娉婷水天閒話天家事  
傳與人間總淚零自註雙水梅帳皆寓天寶近事箋曰此  
章言福王不通聲色與長干塔光集中一年天子小朝廷  
一首意同首言王無音樂次言無妃嬪之娛三言宮中衣

履之陋四言王服御之儉五六以漢唐之奢侈作襯末聯  
天家事三字使微者顯之并上二章亦收拾在內矣蝶水  
喻水之澈者如蝶之翻飛猶所謂水如縣鵝者衣如雞栖  
者又所謂鳳尾衫者注引明皇燒韋大非梅帳即梅花紙  
帳也第四章云銀漢依然戒玉清竹宮香爐露盤傾石碑  
含口誰能語棋局中心自不平襖日更永成故事秋風飀  
扇又前生寒窗擁髻悲啼夜暮雨殘燈滅此情箋曰東澗  
別抱琵琶不能自諱故以梁玉清之奔太白自比銀漢依  
然戒者言為 本朝所羈繫如玉清謫北斗下當春也竹  
宮爐露盤傾言國亡久矣於是口不能言則如銜石碑也  
心不能平則如彈棋局也襖日句言宏光時王之寵已如

衛子夫之得幸於武帝東澗於乙酉三月三日拜禮部尚書故云襖日更衣而今則已成故事矣秋風句言崇禎時帝之棄己如班婕妤之見疎於成帝東澗於二年秋罷禮部侍郎故云秋風紈扇而今則又屬前生矣結句言己負有明一代史事而甲乙之際宗社再墟朝端近局皆身親而目睹之者故述之於詩是詩即史如樊道德親侍趙飛燕而述之於伶元作為外傳然寒窗靜夜擁髻悲啼有誰知者哉庶幾暮雨殘燈或識此情耳此二語不特收束本首實四章結穴也箋又曰崇禎元年戊辰十一月初三日庚申會推閣臣列吏部侍郎成基命等七人進禮部尚書溫體仁訐奏東澗浙闌舊事不宜濫入枚卜禮部右侍郎

周廷儒歎之也初六日癸亥帝御文華殿召對廷臣令體  
仁與東澗質問於是罷東澗二年己丑五月閤訟結枚卜  
不允行六月南還舟行詩有世事悲紈扇之句又有團扇  
篇云碧天一夜秋如水炎涼盡在君懷裏不怨秋風坐棄  
捐恰愁明月長相似又云奉君清暑為君容莫道恩情中  
路空蛛絲蟲網頻垂淚還感君恩在篋中蓋記枚卜既罷  
終不忘君之意可云怨而不怨矣秋風紈扇又前生者追  
憶之也

江曰：核曰：大金唐資君部曹孫華東江詩集有族金陵  
萬事詩云：金陵昔喪亂，災運值標季。忽從大梁城，倉皇  
走一騎。偶為藩邸璋，自吉果王嗣。黃陂一杆人，乘時思  
射利。奇貨此可居，何暇綸真偽。卜者本王郎，矯經據神  
器。遂修代來功，超踰登相位。權門華金帛，掖庭陳秘藏。  
江表張黃旗，王氣銷赤幟。偷息僅一年，傳聞有二異。北

來黃赫車天表自共粹臣問聚朝官體目儲各相視選  
不疑競指成方遂泉德無主此人未歸乃就吏復有故官  
壯髮猶可數不望昭陽思沈不望金屋置願一見大寧  
目甘入地書欣自通沈沈九閣閣詔付掖廷見家  
為垂淚不如此早自滅口計未忍對面錄  
例忌誠恐相見非母此破達疑滅口計未忍對面錄  
沈馬獸有仇雙豺虎知乳孽豈獨非人中長養捐崇非  
孟呂及牛馬泰吾潛改創乳孽豈獨非人中長養捐崇非  
聞妄男子僭盜出記不意龍種乞為奴既來者議按此  
亦以福王為偽而以不肯一見童氏為的據其說似非  
無因楊氏踐中引全謝山說但以備攷焉  
卷集未及此詩故附錄後以備攷焉

其十

王師之既定江南也三吳之舉義旗者遙屯蠡聚自京口以至餘杭在在殺長吏以應而雲間夏吏部瑗公出一奇計令一軍據蘇州以斷首尾一軍破杭城聯絡越中六家軍一軍戡沿海之列戍者一軍直擣金陵飛檄九江以窺豫章復伺餘兵勢窮渡江而北半濟而擊之尅期同發計定而事不集蓋天命有歸謀雖善其曷以濟往余借書于董上舍傳翺梅閣得施世傑西戡雜記中載義士之籌畫如瑗公者尚有五六人上舍歿後遺書盡遷於西湖別墅今不可復問余求雜記十餘年不得再睹竊恐世無傳本矣惜乎諸公之奇策亦遂沈湮未得附諸瑗公之末以傳也世傑著述有丹桂樓雜

製二十六種雖記其一也惟孫烈士傳猶有繕寫者其深識  
時勢明于兵機議論卓犖足補死事諸臣傳之闕今錄于右  
其略曰 國朝順治元年定鼎燕都洪河以北秦晉諸郡咸  
入版圖乃命豫王轉西征之銳卒回旗東指定山東略河南  
二年遂屠廣陵自儀真渡江下陪京破太平豫王留守金陵  
遣貝勒王統水陸兵由蘇州定浙西時 大兵南渡勢如風  
雨蘇州既下我邑葉令崑棄官走縣丞朱廷佐迎降衆庶紛  
然歸命恐後而舉人孫兆奎者素懷殉國之心奮不顧難與  
職方吳易倡義興復散家財募水卒旬日間得三千餘人遂  
推易為主盟而奎佐之于六月朔起兵湖中傳檄遠近廣樹  
聲援于是雲間沈猶龍崑山顧錫時秀水陳謨平湖倪長圩

等皆同時起兵魯王監國浙東奎等遙受其節制自京口至  
餘杭八百餘里東西颯動所在鏖起吟嘯四顧舳舨兩集皆  
奎等為倡也先是議者以為天下之勢始于北而終于南一  
氣之運建于子而屈于午 本朝起于遼左賜西虜逐土蠻  
并高麗五邊為一明自神宗以來竭中華全力謀臣武士之  
略僅能支柱今已據幽都形勝之地跨燕趙雲騎之鄉盪群  
寇混南北其國內固其勢外成其精兵突騎所當必破江南  
所恃惟在水戰而大眾深入擅湖山之利諸險要悉為所守  
舟楫無所用其長奇智無所運其權時勢如此而欲圖功難  
矣奎曰我豈不知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欲禦之  
無異浮步于牛蹄行兵于井底但恨神州陸沈兩都茂草在



北諸臣死節寥寥在南諸臣義聲寂寂以養士三百年之天  
下一朝至此誠可憤也我故欲身殉之一以鼓義士之氣一  
以羞懦夫之類上不負列宗累世之厚澤下不負男子平生  
之壯志其成與否聽之而已遂整軍而行閏六月攻下邑城  
廷佐被殺進薄郡城內外大擾會明將吳志葵亦聲言來攻  
其前鋒魯瑟若集舟數千突門先進縱火焚公署城中居民  
號呼相應火光接天易軍在後侍郎李廷齡中丞土國寶止  
有騎兵千餘悉退于城東南隅登盤門瑞光寺浮屠以觀外  
來兵勢相與謀曰近因難髮之令政外兵得以乘其囂然敵  
雖衆非有謀士地將馬騎健卒不過烏合乘時擄掠擊前則  
後不支擊右則左不應今人衆而無紀律穿城而進有

輕我心當權欽戊卒避其銳氣倏過日中其氣必怠忽選精  
騎蹕而躡之破其前鋒餘皆潰散不足慮也乃秣馬蓐食厲  
兵以待良久見外兵各棄兵仗持運財物乃選兵百餘出盤  
門環城而轉多張旗幟為疑兵揚言江甯救兵將至外兵紛  
紛漸退城外先以輕兵挑之衆遂亂因縱虎騎夾擊矢發如  
雨大破之乘勝逐北殺千餘人前所遣騎又突至閤門截殺  
衆爭赴船沸聲如雷悉皆奔散城中民震懼復閉門城守易  
軍亦退離城數十里于邑之大漾立營往來為游兵嘗敗  
大兵于五龍橋時有浙東人李九成假名建義戰艦千艘宵  
晝劫掠民罹其害兆奎與易密謀殲之偽與結好以弛其備  
約以某日兩軍合營衆以軍形羸弱大敵方強不宜自翦羽

翼奎曰不然今日之勢正如寸刃拂鱗空拳搏虎所恃以號  
令人衆者惟此區區之信義耳縱彼焚劫且假我為名則所  
在之民誰非寇仇是敵未至先自敗也于是密約鄉之豪傑  
為內應八月初七日遣驍將許某統十三艘撲討先是有黑  
氣如長堤當九成營而隕北風大起塵埃障天未幾復大霧  
咫尺不見人兵已漸逼九成營李衆咸喜以謂吳兵來合營  
也俄而礮聲忽起兵已四集李衆大潰九成衝圍欲西走北  
麻鄉兵已塞其前李兵大驚棄仗受縛遂斬九成于爛谿所  
俘婦女皆遣還又有參將楊應泰大掠于簡村日俘良民婦  
女遺黎怨憤兆奎統舟師往先偽引兵還應泰喜縱酒解嚴  
奎覘知其無備遂潛回軍乘夜襲擊大破之斬應泰俘其衆

時起事諸人咸潛行澤國嘯聚水鄉未嘗見大敵擁一二人志氣盈溢自以黃金橫帶列土分茅指日可竣緣是人無戰心兵至衝散甚有自相違貳而潰者惟奎整輯戎卒戎無侵掠求頗效命已而貝勒王留內院張存仁守臨安以拒浙東兵自將步騎十餘萬鼓行而東遂自崇德進攻嘉興易軍探者遙見紅蓋映日旌旗蔽天勢如長蛇橫直數十里旋圍其城礮聲不絕甫一晝夜城遂破復分兵攻下旁郡邑咸設兵固守貝勒王振旅還京行至八斤兆奎等以神槍來擊頗有傷者又明將黃蜚兵卒數萬在太湖中其軍勢較諸營最強乍前乍却以觀世事奎勸易致書于蜚欲與合而蜚已由吳淞江屯泖湖欲出雲間合沈猶龍軍李延齡將八百騎自

蘇州追殺松江李成棟復將舟師合戰蜚軍大潰遂擒蜚餘  
軍悉降江甯以南錢唐以北惟楊兆奎一軍而已七月二十  
日嘉興總鎮李遇春兵五十四艘過吳江自平望至白龍橋  
列陣三十里楊與奎兆奎來擊會陳湖沈某適至吳沈兩軍  
相為犄角遇春兵敗而退未幾吳提督勝兆軍至與戰互有  
勝負兆奎留易守營自卒銳卒伏蘆葦中昏時 大兵過之  
為所襲殺甚眾勝兆回軍楊眾皆醢酒相賀而兆奎戒其眾  
謹備無怠蓋知勝兆之將大集兵一舉而撲滅也俄而勝兆  
合四郡兵至石樁橋諸港路皆斷絕易軍無見糧營中震懼  
勸走海奎曰今四圍皆兵即欲走海其可至乎事之不捷我  
當橫尸水上遂其以身許國之志豈能竄伏海洋苟求存活

邪黎明 大兵鱗集八面環攻礮火雷飛箭如雨注會陰雨  
連旬易營淹滯舉礮礮不震持弓弓絃解奎往來督戰自寅  
至午 大兵益多易衆內潰自相擊殺赴水者不可悉數奎  
見勢不可為乃與父訣先沈妻子于河視其死而後自溺父  
死于兵易易服與驍騎數人乘小船南走父亦遇害餘兵悉  
為 大兵所俘八月二十二日事也自六月起至此未三月  
而敗奎溺水氣未絕為兵所縛至蘇州土國寶欲降之不屈  
遂解赴江甯見內院洪承疇兆奎厲聲詰之曰先帝時聞督  
師洪承疇死親祭而哭之今又一洪承疇一人邪二人邪承  
疇無以應曰汝無問一人兩人也汝自為一人事耳驅出殺  
之兆奎臨刑賦詩顏色不變時年三十九易于明年復聚潰

散起兵至嘉善見執死于杭州世傑字漢三一字賓王吳江人明諸生也丹桂樓雜製雖散佚覽其目多兵家言兼又慨論時事蓋留心有用之學者嘉慶二年疆圉大荒落九月望日

或傳孫孝廉兵敗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間審知揚州閩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孝廉答曰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死耶承疇大恚呼麾下驅出斬之與施傳異附錄此以予此以備參攷病月載生輩又記

其十一

鄭全庶常謝山撰推官溫令璜傳曰予嘗與明史局諸君言  
謂明宰相中江夏賀公逢聖高陽孫公承宗多子弟從死不  
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顧文康公鼎臣曾孫延安推官  
咸正錢唐知縣咸建暨弟舉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遠天遴江  
陵張文忠公居正孫侍郎同敬蒲川韓公壙從孫厯城知縣  
承宣青州兵道招宣餘姚孫文恭公如游孫相國嘉績長山  
劉公鴻訓子都督孔和嘉善錢公士升子吏部棟長洲文文  
肅公震孟弟舍人震亨子來鳴呼咸矣烏程體仁有推官亦  
宰相家兒也華亭徐文貞公階族孫中丞孚遠亦與從亡完  
節終于海上而溫公之死猶足為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



皆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又謨明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箕仲錢公此詞歷敘世臣殉難者視推官傳更備其曰鋁山費文憲宏家有曾謀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家有湛有瀉秀水朱文恪公國祚家有定東阿于文定公慎行家有元曠宣城邱氏瑜有之陶而于華亭益之以念祖于江陵益之以允脩于嘉善益之以耕又曰吾郡錢忠介公肅樂諸弟相繼死國者三簡討肅範其第五弟也殉于福安其第九弟監紀推官肅典殉于鄞其第七弟職方主事肅遠亡命伴狂死于崑山底常之屬述可謂詳矣然恨尚有關者南昌之破也新建姜公曰廣投僕家池死闔門畢殉浙東既下金華朱公大典全家自焚而南海陳文忠公子壯子上庸起兵九江村戰

歿于陣崑山朱文靖公天麟子行人斗垣死于孫可望犯關  
余同里朱文肅公國禎諸孫後軍都督府都事鑑如殉甲申  
聞賊之難又諸孫某乙酉起兵南潯帥其衆數千北拒王師  
尋敗受執語不屈大帥斷其喉殉友人潛挹屍以楮封其喉  
而飲之歸其家妻某氏一慟而絕既蘇日痛哭斷腸死噫諸  
君繫馬埋輪沈淵伏劍均無負膏粱之元胄不得以瑣瑣任  
子卑之也哂園孝廉世居輯里去文肅家不數里其作史詩  
時去鼎革未五十年而纂東南死事傳於鄉曲之忠義亦  
多滲漏何歟良由我州自莊廷鑑私續文肅史概事發織染  
數郡人士莊又文肅之鄰也嗣後遺臣逸老動色相戒莫敢  
有紀錄之者以故文獻無徵舊聞放失可嘆也朱生事余得

之鄭氏元慶湖錄五行政中鄭氏錄惜也逸其名雖然其名  
逸而其人自磊落軒舉于宇宙間蓋以扶天綱而立人紀者  
昔年道過吳淞江有土人同舟告余曰君之鄉有朱少師之  
孫某國初舉義旗屯兵于此與大軍轉戰于白龍橋北  
兵敗死難其名云何余謝不敏恥未能傳比鄰義士之名焉  
是時殘照在空水天混一慨然想見異軍蒼頭特起舳艫兩  
集旌旗星羅雷斧轟鼓風檣閃爍支撐拒回既墜之日噓  
已燼之灰壯哉生也鬼雄魄毅長在太虛彷彿有雲車霓裳  
獵獵然從空而下為之酌酒船脣以弔之噫事往百餘年矣  
覺其人慄慄猶有生氣若彼陳演謝陞李建泰魏藻德之徒  
名入史冊亦克壽世于無窮然而人皆不屑齒其名即偶齒

其名而唾罵隨之不啻狗彘然嗚呼悽矣著雍教病月十九日癸未明日立夏書於孤城東成里寓舍魚計亭上

魯藩事跡莫詳于宋史莫核于謝山結埼亭集內外編何啻一部春秋又聞及三藩其詞慷慨淋漓過于宋史似出鄧光薦謝臯羽鄭所南一流手筆而謝山固奎章閣中人物也乃亦有此種文字異哉兩集皆未付雕

其十二

乾隆四十年閏十月二十四日

上諭曰前據各省查送應燬書籍內有朱璘明紀輯略一種朕詳加披閱其中敘及明季事實俱稱本朝為大清並恭戴我

太祖高皇帝廟號其詞尚屬敬順並無誕妄不經字句本可無庸燬禁外省所以一體查繳者祇緣從前浙江省因此書附記明末三王年號奏請銷燬曾經允行嗣因評纂通鑑輯覽儒臣於本朝定鼎後即削去福王事實朕以歷朝嬗代之際進退予奪關係萬世至公必須斟酌持平權衡始能允協若前代偏私曲徇之陋習朕實不以為然如明之末造李自

成既陷京師江左遺臣相與迎立福王國存宗社其時江山  
半壁疆域可憑使福王果能立國自強則一綫綿延未嘗不  
可比於宋高宗之建炎南渡特因荒淫孱弱君若臣相率為  
燕雀之處堂尋至自貽顛覆而偏安之規模未失不可遽以  
國亡之例絕之特命於甲申以後附紀福王年號仍從分注  
之例而提綱則書明字以別之直至蕪湖被執始大書明亡  
並於批閱時一一詳闡其說蓋所以折衷至是務合乎人心  
天理之公以垂示天下後世也至于唐王桂王遁跡閩滇苟  
延殘喘不復成其為國正與宋末昝昺二王之流離海島者  
相類自不得等於福王之例是以輯覽內未經載入但思二  
王為明室宗支與異姓僭竊者不同本非偽託且其始末雖

無足道而稱尊擅號首尾十有餘年事跡亦多有可攷與其  
聽不知者私相傳述轉致失實無稽又何如為之約舉大凡  
俾知當日邊隅偷息不過若是之窮蹙無成更可以正傳聞  
之譌異又若其下諸臣當時因其振拒王師率多以偽官為  
目然其間如白文選李定國等本獻賊義子反側無常彼在  
明已合稱賊稱偽自當準春秋書盜之例又如金堡等之五  
虎橫行把持國事者亦為無足齒錄若其他各為其主守節  
不屈以致隕首捐軀者實不一而足較宋之文天祥陸秀夫  
實相勢鬻雖開創之初兵威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而諸  
人瑣尾間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為無愧迄  
今日久論定朕方深為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即使載筆

有體亦不妨於事涉二王者書之為彼以稍存內外之別而其臣則書為某王之某概不必斥之為偽也著交四庫全書館總裁將唐桂二王本末撮敘梗概並將當時死事諸臣姓名事蹟逐一登載詮次成帙具稿稿進呈候朕裁定後即刊附通鑑輯覽之末俾論史者正名核實共知朕大中至正無一毫偏倚之私而表微闡幽益稱朕宏獎節義之意所有明紀輯略一書不必禁燬並將此通諭知之是年十一月初十日

上復諭曰崇獎忠貞所以風勵臣節然自昔累朝禮代凡勝國死事之臣罕有錄予易名者惟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於崇禎末殉難之大學士范景文等



二十人

特恩賜謚仰見

聖度如天軫恤遺忠實為亘古曠典第當時僅據傳聞未暇  
徧為搜訪故得邀表章者止有此數迨久而遺事漸彰復經  
論定今明史所載可攷而知也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力  
矢孤忠終蹈一死以殉又如劉宗周黃道周等之立朝蹇諤  
抵觸愴忤及遭際時難臨危授命均足稱一代完人為褒揚  
所當及其他或死守城池或身隕行陳與夫俘擒駢慘視死  
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  
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  
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卒偏安唐桂二王并且流

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茹苦相從舍生取義各能  
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攷史書一體旌  
其或諸生韋布及不知姓名之流並能慷慨輕生者議旌  
難於概及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恭讀我

太祖實錄載薩爾湖之戰明楊鎬等集兵二十萬四路分出  
侵我興京我

太祖

太宗及貝勒大臣等統勁旅數千殲我明兵過半一時良將  
如劉綎杜松等皆沒於陣近曾親製書事一篇用揚  
祖烈而示傳信惟時

王業肇基其抗我顏行者原當多為獨難然跡其冒鎗撓鋒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竭忠效命未嘗不為嘉憫又若明社將移孫承宗盧象昇等  
之抵拒王師身膏原野而周遇吉蔡懋德孫傳庭等以聞獻  
蹂躪禦賊亡身懷慄猶有生氣總由明政不綱自萬厯以至  
崇禎權姦接踵閭閻橫行遂至黑白混淆忠良泯滅每為之  
切齒不平福王時雖閒有追謚之人而去取未公亦無足為  
重朕惟以大公至正為衡凡明季殉節諸臣既能為國行忠  
優獎實同一視至錢謙益之自刎清流顧顏降附及金堡屈  
大均輩之偉生畏死說託縈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  
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舍命而猶假語言文  
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  
殛其冥漠不靈之魄一褒一貶褒貶昭然使天下萬世共知

朕準情酌理而公好惡以是植綱常即以是示彰瘅所有應  
謚之人並查明史及輯覽所載遵照

世祖時之例仍其原官予以謚號其如何分別定謚之處著  
大學士九卿京堂翰林科道集議以聞外史氏曰恭繹  
敕書敬懷

聖天子湛恩公溥章被無私微顯闡幽裁成義類即孔子作  
春秋之旨也夫典午之朝志三國者不聞易黃初為章武也  
天水之世記五代者不聞易開平為天祐也景炎祥興之建  
號殘元碑之不聞與至元並紀也至於易代褒崇之典曠古  
希有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齊主曰粲自是宋室忠臣文  
信國死於柴市奇溫世祖臨朝嘆曰文丞相好男子不肯為

我用明太祖亦嘗嗟惜王保保為奇男子若此者史已僅見  
然不過咨嗟其忠義而已即聞有贈官追諡如唐太宗之於  
堯君素宋太祖之於韓通亦不過偶及一二而已又若以宋  
仁宗之寬厚以歐陽永叔之操史筆尚不為周三臣立傳見  
譏於劉貢父其他則又何說是故存偏安之閭統錄死事之  
遺臣大公至正天地為心立萬世史法之極伊古以來未有  
如我

太上皇帝者今夫抗王師逆天命為亡國之義士即真主之  
頑民雖復齒錄之者矧去今更百三十年乎一旦扶之塵埋  
委翳之中或子謚或祔祠又輯為勝朝殉國諸臣錄以褒之  
則所以為忠義勸者至矣今夫攀龍麟附鳳翼為新朝之佐

命即故國之降臣昔日申丹粉白以為羈縻尚主請昏以餌  
歸附今猶有世襲罔替者一旦雷霆斧鉞之加或削隘或奪  
爵又哀為貳臣傳以愧之則所以為叛逆警者嚴矣謹錄  
諭旨二通於右將以冠逸史之簡端蓋不第如太史公所謂  
文辭爛然可觀者已嘉慶三年余月乙未朔識於孤城學博  
依齋時自東成里移寓之第五日也